

目 录

摘 要.....	1
ABSTRACT	3
目 录.....	5
绪 论.....	1
一、选题缘由.....	1
二、文献综述.....	1
（一）有关北宋杂剧的本体研究.....	1
（二）有关北宋杂剧发展的社会环境研究.....	2
（三）有关北宋杂剧的文物分析.....	3
三、研究方法.....	4
四、研究价值.....	4
第一章 北宋杂剧概述	5
一、北宋杂剧的语义界定.....	5
二、北宋杂剧的发展流变.....	6
三、杂剧发展的社会环境.....	9
（一）陆运与水运的优势.....	9
（二）经济的高度发展.....	12
（三）庞大的人口数量及享乐思想的盛行.....	13
第二章 北宋杂剧的应用场合	15
一、节日庆典.....	15
二、宴会招待.....	17
（一）宫廷宴飨活动.....	17
（二）家宴.....	20
三、祈愿祭祀活动.....	22
第三章 北宋杂剧在不同阶层中的应用	25
一、北宋杂剧在王公贵族中的运用.....	25

(一) 讽刺文人不学无术	26
(二) 反映赏花钓鱼宴上大臣的丑态	26
(三) 讽刺抗议“熙宁新法”	26
(四) 揭露徽宗时期的黑暗政治	27
(五) 劝谏皇帝行为	29
二、北宋杂剧在士大夫文人中的应用	30
三、北宋杂剧在平民中的应用	32
(一) 杂剧在民间的演出	32
(二) 民间墓葬中的杂剧	32
第四章 北宋杂剧的功能及意义	37
一、北宋杂剧的功能	37
(一) 政治功能	37
(二) 娱乐功能	40
(三) 经济功能	41
(四) 传播功能	42
二、北宋杂剧的意义	45
(一) 转变市民阶层社会观念	45
(二) 丰富戏曲妆饰风格	46
(三) 推进南宋和雇制度	48
(四) 影响后世杂剧配置	50
结 语	53
参考文献	55
致 谢	59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61

绪论

一、选题缘由

缘于导师对笔者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习中的思维培养、研究方法指导及导师对于学术的严谨性，笔者对宋杂剧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老师的多次指导与师生之间的多次讨论下最终作出选择。

杂剧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因各个时期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性，杂剧的称谓、内容、体裁、表演形式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其滑稽戏的性质未发生改变。北宋时期是杂剧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为杂剧向综合性艺术形式发展提供了固定的场地，统治者的推崇以及民间的良好文化氛围也使得杂剧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但在搜集整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北宋时期的杂剧应用场合较多，受众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对此艺术形式非常喜爱。但由于环境与观众由于观众群体的差异性，杂剧演员在演出时对内容的选择会加以甄别，在以达到其不同的目的。

现有关于北宋杂剧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杂剧本体进行分析探讨，而忽视了北宋杂剧具体在哪里用？对谁用？怎么用？等应用问题，因此对笔者书写本文提供了角度与思路。《北宋杂剧的应用空间、阶层及功能分析》主要对北宋时期杂剧的应用场所、应用阶层及应用的功能进行分析，论证观众对杂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审美取向与杂剧发展走向变化的关系。同时对北宋杂剧研究进行深化，具有理论意义。

二、文献综述

笔者以“北宋杂剧”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读秀学术搜索进行了资料搜集。通过整理可发现，目前关于北宋杂剧的研究按照其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北宋杂剧本体研究；北宋杂剧发展的社会环境研究；已出土的北宋杂剧文物分析。

（一）有关北宋杂剧的本体研究

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的问世对研究我国戏剧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凡是研究戏剧史的学者都受到了其莫大的影响。其中涉及讨论宋杂剧脚色、结构和官本杂剧段数的部分确立了“宋杂剧的主体是滑稽戏”的观点。现如今研究杂剧的著作有《杂剧形成史》、

《中国戏曲论集》、《宋金杂剧概论》、《宋金杂剧考》等。《杂剧形成史》通过分析有关唐宋时期杂剧和金元院本新的材料，全面梳理了北宋杂剧的发生与发展历程，有关“杂剧”语义的演化进程、杂剧中脚色的来由和意义、宋代杂剧演化机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宋金杂剧考》在王国维先生搜集的史料基础之上加入了《晋公谈录》、《杂纂续》、《曲洧旧闻》、《王直方诗话》、《古今谈概》等宋杂剧文献。在此书中，胡忌先生对南戏的发展渊源、宋杂剧的历史地位、杂剧角色分类等作出系统的解释，并对宋杂剧的名称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辨。《宋金杂剧概论》一书从宋金杂剧的艺术体制、杂剧角色、演绎场所、演员妆饰、社会观念及文化动力等多个方面进行论述，综合多种学科及研究方法立体地勾画了宋金杂剧的面貌。《中国戏曲论集》除了对北宋杂剧与舞蹈、杂技、舞台及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分析，在第二部分中还对与北宋杂剧《目莲救母》相关的目连戏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除了一些宋杂剧的著作之外，近年来也有相关论文对北宋杂剧进行讨论。例如《两宋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的对立与互动》、《北宋杂剧与南宋杂剧是不同的杂剧形式》等文将南北两宋杂剧的脚色、内容、结构、形式和艺术地位等多方面作以对比，划分了北宋杂剧与南宋杂剧两种不同时期，又将这两个时期的杂剧区别出宫廷与民间两种环境进行分析。《宋代宫廷燕乐盏制研究》、《宋杂剧在两宋宫廷宴飨中的演进》及《两宋宫廷宴乐杂剧仪制对比研究》这三篇文章都考察了杂剧在宋代宫廷宴乐中的活动情况，其中涉及到许多宋代文人的词作，为本文研究杂剧的应用形式提供了考证方向。这些论著或旁征博引考察宋杂剧的发展渊源，或通过详解文献来发掘宋杂剧的属性意义，其研究在整体的上具有史论性质。但是在其研究撰写的过程中，大多关注于北宋杂剧的本体形态，较少提及到北宋杂剧的应用形式，这使得我们在梳理杂剧的发展及流辩时具有局限性。

（二）有关北宋杂剧发展的社会环境研究

任何一项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催化与推动。杂剧这种戏剧艺术为什么会在北宋时期发展起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必定息息相关，因此不少学者也就这一方面展开研究。张大新《中国戏剧演进史》梳理了中国戏剧的演变历程，其中第三部分分析了宋金都市文化的高涨的原因，为本文北宋时期的都市发展状况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其论述的是宋金时期城市戏剧发展的一个整体环境，并未详细到到杂剧这一具体内容，也忽略了城市之外的杂剧发展。也有部分学者针对于北宋时期杂剧发展相关的某一环境因素进行专门分析，例如《科技的部分领域对北宋音乐的影响研究》、《北宋

杂剧发展繁荣的经济基础研究》、王扬扬《简论宋代民间音乐对宋代杂剧的推动作用》等文章，从科技、经济等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环境对北宋音乐发展的影响。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戏剧演绎环境也较为复杂。黎国韬《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及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对宋代的乐户制度进行了分析，为北宋时期杂剧艺人的来源提供了研究方向，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大多关注于宫廷教坊中的杂剧艺人构成，较少关注到民间“路歧杂剧”、“勾栏杂剧”中的艺人来源。吴晟《简析宋元民间戏剧观众的主要构成》通过引用相关文献资料，探讨了宋元民间戏剧观众的主要来源及其审美情趣。但北宋杂剧在宫廷与民间都得到了应用与发展，与前面所提及的文章一样，只关注到北宋其中一个环境中的杂剧观众并不全面，应该将宫廷、民间等各个环境都加以分析。

（三）有关北宋杂剧的文物分析

文物是文明的见证，是文化的缩影。近年来发掘的北宋杂剧相关文物，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那一时期杂剧的真实面貌及应用情况。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被喻为一部“立体的宋元戏曲史”，此书较为系统的梳理了宋元戏曲文物的产生、地理分布、实物形态、表现内容等方面，并阐述了戏曲文物与民间习俗之间的关系。廖奔先生在书中梳理了杂剧文物的出土情况，在第二编第一章中专门对北宋时期的杂剧文物进行了详述讲解，并在第三编第一张中分析了宋元杂剧活动的遗迹。《从河南杂剧砖雕略谈北宋杂剧》、《北宋的杂剧雕砖》、《从河南出土文物看北宋杂剧的发展》、《北宋杂剧艺人肖像雕砖的发现》等文章都聚焦于对北宋杂剧文物的分析，它们从历史文物遗迹的角度探索了北宋杂剧的兴起与传播、北宋杂剧的表演形态以及北宋时期杂剧的艺术特征，对了解与研究北宋杂剧兴盛和传播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北宋杂剧应用情况的研究整体较为贫乏。音乐史学家们多是从杂剧这一艺术形式的本体切入进行讨论，而较少考虑到杂剧在北宋时期的应用情况，使研究成果有局限性。在讨论北宋时期杂剧发展的环境因素时，大多讨论北宋时期音乐发展的一个大的社会环境，所阐述的内容较为笼统，较少从各个方面分析杂剧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在以上的研究成果中，突出北宋杂剧应用研究的较少，因此给笔者带来切入点。在这篇文章中，本文将从北宋杂剧的应用角度入手，联合北宋时期社会环境变化及北宋杂剧相关文物考略来分析北宋杂剧的应用场合、应用群体、应用方式及目的。

三、研究方法

北宋杂剧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研究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及其他各类艺术形式，因此在研究的时候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本文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文献分析和文物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戏曲文物的出土既可以与文献中的记载相佐证，又能补充文献的不足与缺失。本文以《宋史》作为研究的正史依据，史籍作为参照，宋代文人笔记的活动纪实来进行论述，除此之外，近代一些前辈大家的研究成果也是笔者主要参照材料来源之一。笔者在研究北宋杂剧的应用场合时，会侧重于对文献的考证，通过对文献的整合提出观点；在研究北宋杂剧的应用目的及意义时，会注重于对于文物及数据的分析考证。借助考古学的成果，将已发掘的雕砖、石刻、壁画等文物来佐证本文的观点，力求论据的充分性。必要之时，还将运用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成果，研究北宋杂剧传播功能及北宋时期大众的审美心理；参照宗教民俗学的相关研究，考证北宋杂剧与宗庙祭祀及墓葬习俗之间的关系。

四、研究价值

宋代是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历经时间较久，发展变化较为迅速，对于宋杂剧的研究现状来看，历史学界和音乐史学界多是对整个宋代的杂剧艺术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将宋杂剧本体作为研究为重点内容或是将南北两宋的杂剧作以对比，论述其相同及不同点，具有针对性，但是缺乏整合观念。

笔者认为北宋和南宋这两个阶段的社会人文环境有所区别，因此在进行研究分析时，将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北宋时期。对杂剧本体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杂剧这一戏剧的具体形态，北宋杂剧的应用问题实际上反应的是北宋人民的审美取向，体现的是人们对当时社会生活方式的提炼与总结，笔者关注到学者对于杂剧的应用问题的忽视，因此对北宋杂剧的应用空间、阶层进行研究，探讨其功能及意义，并分析北宋杂剧的应用发展与后世的戏剧之间的关联性，致力于我们对北宋杂剧的发展认知更加完整。

第一章 北宋杂剧概述

一、北宋杂剧的语义界定

不同于元明清时期完备的戏曲理论体系，北宋时期并没有出现专门的戏曲理论著作，只见一些零散的名词、片段出现在宋代的史料文献和文人杂记中。由于这一时期不完备的艺术体制和模糊不清的戏剧面貌，人们对戏剧无法统一观念，对杂剧的称谓因此也名目繁多。

“杂剧”这一词汇最初见于佛教律仪书《量处轻重仪本》中，“杂剧戏具：谓蒲博、棋奕、投壶、牵道、六甲行成，并所须骰子、马局之属。”^①显而易见的是这里阐述的“杂剧”，是指一些具有角逐意味的博戏，它们实际上并不属于戏剧范畴。因上则材料阐述的是唐高宗乾封二年之事，因此有学者将“杂剧”上溯至初唐时期，但此时的“杂剧”还属于竞技游戏类的范畴，并非表演类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中《教坊记》“杂剧”条载，其下列有歌舞戏、杂技、博戏、谐戏，可见这种“杂剧”无疑已属于表演艺术的行列，特点是“形式多样，杂七杂八。”^②

戏剧相关的“杂剧”一词见于晚唐的《全唐文·李文饶文集》中。《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中载：“驱掠五万余人，音乐伎巧，无不荡尽……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③这则材料陈述的是蜀中之事，此处提及的“杂剧丈夫”一词应属于“音乐伎巧”的范畴，指的是戏剧演员，而这时的“杂剧”一词，应泛指当时的戏剧。北宋时期的蜀中地区被群山所包围，险要的地势使此地的交通极不方便，人们与外界联系困难，长此以往形成了特色的蜀中文化。在蜀中地区的戏剧发展以“撼雷杂剧”最为出名。《鸡肋编》中“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④这里的“杂戏”一词即是杂剧。

北宋时期，“杂剧”这一名词成为北宋杂剧最准确的称谓。这一艺术形式流行于宫廷和民间，受到官方和平民的认可。《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先生将“北宋杂剧”与“南宋杂剧”并称为“宋之滑稽戏”。我认为这一作法是不妥当的，北宋与南宋虽然都属于

^① 道宣《量处轻重仪本》，《大正新修大正藏》，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84页。

^② 宫文华《宴飨礼乐与古代戏剧》，山西师范大学，2019年。

^③ 刘晓明《杂剧起源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④ （宋）庄绰《鸡肋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991页。

宋代，但是这两个时期杂剧的发展并不相同，其仪制、功能、剧目、内容、演出形式等都有各自的特色，因此在进行界定时应加以区分。另外，杂剧虽由唐时的参军戏发展而来，有“科诨”、“滑稽”的效果，但是随着在宋代的发展及不同阶层需求的扩大，其自身的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因此仅仅简单地将其概括为“宋之滑稽戏”，我认为：一、忽视了南北两宋杂剧的差异性；二、简化了宋杂剧的演出效果及功能。因此，将“北宋杂剧”与“南宋杂剧”统称之“宋之滑稽戏”是不妥当的。

北宋词臣王祁、王珪、元绛、苏轼等都参与了“勾杂剧”词和“教坊致语”的编撰。《集英殿秋宴》“勾杂剧”条载：“朱弦玉琯，屡进清音；华翟文竿，少停逸辍。宜进诙谐之技，少姿色笑之欢。上悦天颜，杂剧来欵。”^①这里的“朱弦玉琯”指的是女童歌队，而“华翟文竿”则指小儿舞队，“诙谐之技”实际上说的是教坊中的杂剧，其目的是为了“上悦天颜”，取悦逗乐天子。又如《曲洎旧闻·卷六》中“只是拥炉命歌舞间以杂剧”可知“杂剧”多是和“歌舞”交替上场。由此可见，此时的杂剧艺术从表演形式上来说，或是附带于歌舞之间上场，或是夹杂在其他艺术形式之中，虽有杂剧演出，但并不占据主体地位。直至南宋时期，杂剧才完全脱离歌舞而独立表演，最终确立了“唯以杂剧为正色”的主体地位。

综上，北宋时期的杂剧是一种综合性的戏剧伎艺，它承袭了唐五代时期参军戏的传统，并综合了乐舞、百戏等其他艺术形式，发展成为一种注重故事情节发展的艺术。杂剧之“杂”是因其在整个宋代中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形态一直在发生变化。“杂”是唐人的戏剧应用重心，至宋一代，人们开始注重“剧”的意义，杂剧中“剧”的意义得以凸显，北宋的杂剧历经了一个从“杂”到“剧”的过程。

二、北宋杂剧的发展流变

杂剧是北宋戏剧的主要内容，在当时占据重要地位。杂剧最早始于唐五代时期的优戏。唐代就有“杂剧丈夫”^②这类艺人。此时的杂剧，属于娱乐性质的俗乐而非雅乐，其基本形态包括：歌舞戏、杂伎、博戏、谐戏，由唐代教坊伶人所演绎。

《晋公谈录》中记述了最早的宋杂剧活动，“忽因大宴，大雨骤至，上不悦。少顷，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赵近前奏……上于是大喜，宣乐人就雨中奏乐入杂

^①（宋）苏轼《集英殿秋宴教坊词》“勾杂剧条”。

^②（唐）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卷十二，《第二状奉宣令更商量奏来者》，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剧。”^①宋太祖因忽如其来的大雨影响了大宴的进程而大发雷霆，于是韩王提议让伶人在雨中演出杂剧，这才逗乐天子，缓解了大宴中的紧张局面，维护了天子天威。目前学界将“宋太祖令乐人雨中作杂剧”视为是北宋杂剧的开端。

北宋承袭了唐、五代的教坊制度，在宫中也设立了教坊。《宋史·乐志》卷十七中载有唐、五代的宴乐、清乐、散乐都隶属于太常寺管理。至宋一代，都归属教坊统一进行管理。教坊的主要职责是承接宫廷宴会中的演艺活动，达到娱乐观众的目的。由于宫中对杂剧演绎的需求多，且杂剧在宫廷百艺中的地位较高，因此北宋在宫廷乐部机构中培养了专业搬演杂剧的演员。陈旸《乐书》载：“圣朝戏乐，鼓吹部杂剧员四十二，云韶部杂剧员二十四，钧容部杂剧员四十，亦一时之制也。”^②培养专业的杂剧演员，规定人员数额，命杂剧演员在各类节日庆典上演出杂剧，使杂剧成为宋朝的定制是前代从未出现过的。

“杂剧”之“杂”，是指这一阶段当中的杂剧兼具其他各类表演形式，又或是所包含的事物极为繁杂之故。北宋初期的杂剧发展吸收了百戏当中的各个技艺，这时的杂剧艺术无论是从形式、内容还是表演方式上看都有民间百戏的“影子”。《东京梦华录》就常把杂剧与其他杂技百艺相提并论，如“杨望京，小儿相扑、杂剧、掉刀、蛮牌。”又如“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③这条记载也将杂剧与百戏列在一起，没有特意区分开来。我们从文献记载中可推断得出，北宋初期发展的杂剧艺术还属于百戏，是其一个分支，以歌舞表演故事的能力还无法使之独立。但是由上文献记载我们也可得知这时的杂剧艺术已经在宫中和民间都被接受和喜爱，在宫廷宴飨、节庆活动等场合都能见到杂剧的身影，已经初具规模。

北宋时期的杂剧因其自囿于“参军戏”的范畴，所以只能通过“讽喻”或是“议评”的方式来拟设故事。就现在所能收集到那一时代的杂剧资料来看，这种方法只限于官方性质的杂剧表演。如《澠水燕谈录》中记载元佑年上元节时，皇帝在迎祥池宴饮群臣，这时教坊伶人“以先圣为戏”的举动遭到了士大夫文人的反对，曰“唐文宗时，当有为此戏，诏斥去之。今圣上宴犒群臣，岂宜尚容有此？”^④可见宋代文人对于优人所演绎的辱圣之戏感到厌恶，因此规劝君王远离优伶之戏和享乐之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杂剧

^①（宋）曾慥《类说》第二册，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

^②（宋）陈旸《乐书》卷一八六“乐图论·俗部·杂乐·剧戏”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

^③（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④胡明伟《中国早期戏剧观念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

伶人在这一时期的演出是谨言慎行的，演绎环境较为严峻。但是随着杂剧的讽谏作用加强，文人对杂剧的看法和感官也有所改变。《澠水燕谈录》中载：“一日御宴，教坊杂剧为小商，自称姓赵。以瓦甌卖沙塘，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误踏甌倒，糖流于地。小商叹息曰：‘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①俗语中的“甜采”指的是“王姓”，在此处隐喻的是王安石，“即溜”说的是其为人伶俐，善于阿谀奉承。在当时的宫中，杂剧通过“诙谐之技”而达到其“隐于谏诤”的目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其“插科打诨”的表演形式，是对唐代参军戏的发展与继承。“打诨”是北宋时期杂剧重要的表演因素，“作杂剧者，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这是继承唐代“参军戏”传统的重要表现，是中国戏剧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在当时的民间，杂剧的内容形式却截然不同。随着汴京中固定演艺场所的出现和市民经济的发展，在宋仁宗以后，杂剧从宫廷走向民间，逐渐商业化和平民化。这一时期的杂剧不但结合了“踏谣娘”以表演故事为主的这一戏剧范畴，同时还结合了其他艺术形式从而使本身的表演更加丰富。“拘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②《东京梦华录》中这条记述了北宋民间杂剧表演的内容和时间，这则杂剧已经不局限于唐代参军戏的基本形式，而是简单直接地以故事情节为主，通过剧中人物的装扮和对白把整个事情经过表达出来，搬演时间也较长，可至七到八天。

汴京杂剧在宋徽宗时期达到大盛，常以千计的观众汇聚于瓦子勾栏中去观看杂剧演出，“不以风雨寒暑，日日如是”^③。除了在日常里演出杂剧以外，在其他盛大的节庆活动中，例如正月十五元宵节、三月初三上巳节、七月十五中元节、神祇生日和历代皇帝诞辰等也会搬演杂剧，露台弟子与宫廷的杂剧演员共同在人烟辐辏的交通要道处或是神庙的露台上共同演出杂剧百戏，这常常吸引大量的观众集聚于此观看，造成万人空巷的场面。《鸡肋编》中记载了一则杂剧演出的盛况：“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需筵中闋堂，众庶皆矍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

^①（宋）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②（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元节”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③（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15110113112012011>